燈草和尚/第0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燈草和尚

全書始

第一回　紅婆子戲法動夫人　楊夫人堅心抱和尚

下一回▶

月浸相鉤，鼠篩水覃，哀鴻叫得霜天遠。追維往事，重憶前緣，不慣淒涼情緒，更兼寒夜如年。道堪憐，挑卻殘燈，撥盡余煙。雖然花笙尚然，這風流未了，怎耐孤眠，念身無雙翼，有夢難圓。懊恨更深，情劇焰騰騰，卻對睡言。人兒體冷面苦，嗟埋怨。

——《右調　鳳凰臺上憶吹簫》

這一首詞，只說那夜深人靜，慾火慫恿，男男女女沒一個不想成雙著對，圖那臍下風流快活，大凡男子一經漏洩，尚可消受半時，婦人家安心受射，邀射越好，便弄到那形消骨化也不肯休，卻是何故？只因男子是火性，被水一澆，那火更滅了一半；婦人家是水性，被火一燒，那水更熱了幾分，有一曲《離江怨》為證：

夜闌燈影斜南，璁閉也。遲遲更漏，初長髻兒，懶卸衫兒，懶忻昏黃，怕看天邊月。淚流衿上血，眾穿羅衣流香汗，只嫌火冷中腸熱。

看這一曲，方知婦人慾火尤甚，但不去引動他還好矜持，一引動了便沒個截止。

話說元末時節，有個楊知縣，原是揚州人，作趁了萬數銀子，夫人汪氏，乃江西汪千戶之女，十五歲下嫁與楊官兒為繼室。十七歲上，生了個女兒，名叫長姑，許了新城

李商人之子。楊官兒數仕回來，這夫妻母女三口過活，楊知縣年屆四十，性好閒遊，至正壬午年八月，同幾個朋友乘船，往蘇州虎丘山賞月去了。夫人勸阻不下，只得冷冷清清一人留在家中。到十五日，夫人獨自步出前廳，忽然外面走進個婆子來，看他好像四十多歲，頭臉髮面俱是紅色，向夫人深深道了個萬福。

夫人道：「媽媽，何來？」

那婆子道：「老身叫作紅婆子，平日會作戲法，專在大戶人家走動最多，剛從奶奶門首經過，特來作個戲法與奶奶消遣。」

夫人道：「這卻好。」就叫婆子坐下，吩咐丫環請小姐出來看戲法。

不一時，長姑出來，婆子與長姑道個萬福，便問道：「小姐今年貴庚幾何？」

夫人道：「是我十七歲生的，我今年三十二歲，小女今年十六歲。」

婆子道：「好個小姐，就是奶奶也不像三十二歲的人，好像姊妹一般。」

夫人道：「我如今老了，前那兩年還好。」

婆子道：「不然。」

夫人道：「快好作個戲法罷。」

婆子把手向長姑身上一指，說道：「奶奶，叫小姐解開衫子看看，被我打了兩個紅印哩。」

長姑害羞，哪裡肯解。

婆子向夫人身上又一指，說道：「奶奶大方些，解開衣衫看看罷。」

夫人解開衫子一看，果有兩個紅印。說道：「奇怪！」向長姑道：「到是女人，不妨解開看看。」

長姑不肯，只往衣縫裡一看，果然也有。

夫人道：「媽媽有心作戲法，作個好的。」

婆子道：「有好的，只是日間作不得。」

夫人道：「在此累夜也不妨，如今後廳去坐罷。」

婆子聞言，便同夫人、長姑上廳來，已是黃昏時，時用過夜飯，夫人吩咐長姑同丫環許睡遂把門掩上了。

夫人道：「媽媽有什麼宿然的法兒，且圖快活幾時。」

婆子道：「奶奶既要快活，這也不難。」取出一束燈草來，約有三寸長，到火上點著了，叫奶奶來看。夫人走近燈前，只見燈花速速爆下，忽然一滴油落在桌上，抖然變了一個三寸長的小和尚，跳了兩跳走向夫人面前問話，夫人驚得一身冷汗。

婆子道：「這是我兒，奶奶若肯養他，管保夫人快活。」叫道：「我兒，快與奶奶叩頭。」

小和尚笑嘻嘻走上前來說道：「與奶奶叩頭。」

婆子笑道：「我兒，快跟奶奶去睡，我去去再來。」看他將身跳入燈焰中去了。

夫人大驚道：「原來是個神仙，這小和尚想是神仙送與我受用的。」

問小和尚，道：「你可有撒水的東西麼？」

小和尚掀開裙子道：「有的。」

夫人一看，只有燈草粗細，笑道：「不濟事！不濟事！我家老爺六寸長的麈柄，又極粗大，尚不濟事，你這些些兒何用？」

小和尚哈的笑了一聲，鑽入夫人褲子內，捧著生門亂舔，舔得夫人十分難過，酸癢酥麻，扯他出來，越扯越鑽，竟然鑽入生門裡。夫人只得仰在春橙上，任他在裡面作弄，有《清江》引證之：

光光頭皮白如雪，借他花心拽，滾入軟如棉，硬了十分熱，瓊置疊鎬，娥娘凶滿瘦。

和尚如鐵杵，點到深深處，兩足擂後臀，雙手摸前胸，淫液也亂，沾花上雨。

今宵快活真個弟，弄得滿身汗，只？和尚研磨，鮮花絳鐫，流水來過，和尚閉著眼。

小和尚鑽入生門，舔得夫人如醉如癡，口中不住的叫：「心肝快活。」

不防丫環暖玉一心要看婆子戲法，輕輕走到樓梯上，只聽得夫人百般騷聲。打一看時，只見夫人仰臥在春橙上，兩足朝天，不住的動，又不住的叫心肝。

暖玉想道：「婆子哪裡去了？夫人如何這般光景？」不覺嘻的笑了一聲。

小和尚聽見笑聲，跳出來看，暖玉見了，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啊呀！」已跌下樓去。

夫人立起身來，問小和尚道：「下面什麼跌的聲響？」

小和尚道：「不知哪個笑我？出來看時，那笑的已往下跌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定是暖玉這丫頭！」不由的開了樓門走下樓來，只見暖玉跌痛了腿，坐在地上揉哩。

夫人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

暖玉起身來道：「婆子那裡去了，我來偷看戲法。那知是個三寸長的人兒，嚇得我跌這一跤。」

夫人道：「是個燈草作的，什麼大驚小怪，明日與你們大家看看。」吩咐暖玉去睡。

暖玉一步一歪往後樓去了。夫人回上樓來，對小和尚道：「如今我得了你這寶貝，老爺回來且瞞了他，只說有喜，哄他往書房去睡，但無處藏你？」

小和尚道：「不妨得，我鑽你褲子裡過活，若是饑了，便鑽入生門裡吃些淫水。」

夫人道：「如此都好。」

小和尚一面答話，一面摸奶。夫人十分騷發，忙忙脫得精光，上床睡下，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